

从忘本到回头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5519

3443

洪

K3

从忘本到回头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58年

从忘本到回头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新兴路51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1/32 印张 1 1/2 字数 30,000

1968年3月第1版

196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4,000

統一書号：3074·160

定 价：(6) 0.14 元

封面設計：冒丕苏

目 录

前言	(1)
从忘本到回头	洪世簫 汪 沛(2)
顾六法忘本迷了路	顧美忠 馬信德(10)
雷大姑从危险的道路上走回来	董維鳳(27)
陈海官回头	唐永耀(42)

前 言

这本书包括四篇文章，介绍了四个工人怎样从忘本到回头，的故事。这四个曾经一度迷了路的工人，在解放以前都是被压在底层的人；解放以后他们才翻了身，过着与解放前完全不同的幸福生活。可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，他们忘记了旧社会的苦难，忘记了现在的幸福日子是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，而逐渐滋长了好逸恶劳、贪图享受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，竟忘恩负义地诬蔑社会主义和攻击党，走上了错误的危险的道路。

但是，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他们终于觉悟过来了。在他们的脑子里，无产阶级的思想又占了上风。他们痛心疾首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从危险的道路上走了回来。

这些事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：就是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让资产阶级思想侵蚀；我们要坚决相信党，走社会主义道路。

编 者 1958年2月

从忘本到回头

洪世壽 汪 沛

1957年秋天，上海国棉一厂的每一方墙壁上、走廊边，以及那些日夜赶搭起来的芦席棚上，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。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。这种民主的花朵，开遍了整个厂园。

一张大字报

正当大家兴高彩烈，热火朝天地向领导提意见，帮助党整风的时候，一天中午，在厂长室对面的一块生产牌上，出现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。这张大字报虽然墨迹未干，但已被好几层人围住了。看的人有的在摇头，有的在议论，有的在打听写这张大字报的人，但是更多的看了觉得气人。

这张大字报是厂里南纺钢丝车间保全组一个青年工人羊长发写的。上面是：“翻身，翻身，我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；你们饱汉不知我饿汉饥。”

全厂工人看了这张大字报后都在纷纷议论，特别是机械部的工人为这张大字报争论开了，有的气愤地说：“这根本不在帮助党整风，他简直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！”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们别先忙着批评人家，也许他真的有困难呢？”一个叫张金森的老工人立刻气急急地在人群里抢上来说：“要是说别

人，我不了解，要談羊长发，从他进厂五年到現在，他工作好，家里过的日子是苦是甜，敢保險，我是一肚子明白。”他隨手推开了人群，繼續激動地說：“這張大字報，簡直是造謠！”說罷便一把拖住站在旁边的老全，“走，你是行政，我是工会，去找羊长发評理，我們倒要問問他：究竟还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呢，还是一年好似一年？”

兩張紙條

吃過中飯以後，保全室的工人都在休息。工具箱上一堆人在讀着當天的勞動報；鉗枱上有幾个人在圍着打撲克；還有幾個年青小伙子跟着廣播的音樂，在哼着“我們要和时间賽跑”的歌曲。羊长发正開了衣箱門在拿毛巾揩手。“小羊”張師傅一跨進門就喊了一聲，接着便問：“外面那張大字報是你寫的嗎？”羊长发對這突然而來的追問，感到有些慌亂，但他很快就克制住了，鎮靜地回答說：“張師傅，是我寫的。”

“怎麼？他又寫大字報啦！”坐在一旁聽讀報的平車工朱得富，好象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站起來說：“昨天的事，我還沒揭發他哩！”他那只气得发抖的手，從內衣袋里摸出了兩張鑄成一團的紙條，“好！你們看，這就是羊长发昨天從窗口丟出去的！”一張上寫着：“社會主義制度好，就是肚皮吃不飽。”另一張上寫着：“社會主義建設好，就是沒力气勞動。”

“這還象話嗎？！”全房間的人七嘴八舌地嚷了起來。這下子，張師傅更耐不住了。他指着羊长发的鼻子說：“小羊，你究竟存的是什麼心眼！你要……”話未說完，當當當的上班鈴響了。張師傅气愤地說：“現在上班了。好吧，我們一定要求領

等开个会，和你来辩个明白。”

一場舌战

俱乐部充当了临时会场，这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：有羊长发的大字报和两张颠倒黑白的纸条；有大家的揭发和反驳。会场正中墙壁上，挂着一长条大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和羊长发辩论大是大非。”一下班，机械部的保全工人，有的夹着书包，有的拿着雨衣，都涌进了会场。屋子里立刻挤满了人，有的挤不进去，就站在门外。大家都激动地等待着辩论会的开始。

张师傅第一个站起来发言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前几天我看到羊长发贴的那张大字报，心里很不满意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头转向主席：“主席同志，我要求羊长发自己先谈一下，他为什么要写这张歪曲事实的大字报？又为什么要写两张诬蔑社会主义的纸条？”

“对”……“我们同意”……“叫羊长发自己先来谈谈看……”，会场上一片赞同声。

羊长发站起来横蛮地说：“同志们，社会主义好，我是一个团员，我当然应该拥护。可是硬碰硬，我现在拿的工钏不够开销，家里吃粥过日子……”

“你说谎”，住在羊长发隔壁的董师傅跳了起来说：“你家那一天不是吃的白米饭？早晚吃粥也是很少有的事，你不要骗人！”

谎言掩盖不了事实，而事实也瞒不了群众，羊长发站在那里，给窘住了。

瘦而长的王师傅也紧跟着站起来说：“小羊，一个人讲话，不能不凭良心！你拿工钱不够开销，这怨谁？能怨我们国家吗？”他狠狠地吸上一口烟，继续说：“你本事没学好，就成天闹升级，想拿大工钱。拿到了工钱就没计划地吃喝乱花，自己经济并不宽裕，却大手大脚地送人情，亲戚家小孩满月，送钱；人家死人也要去送上几块锡箔；钱用光了就到处借债。再说你家里生活有困难时，工会主动来关心你，工会主席把米和盐等日用品亲自送到你家里，还先后补助过你一百十多块钱，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……”

羊长发在大家摆出来的事实面前，开始感到有些理屈了。他眼睛不敢朝大家看，头也不敢抬起来。

主席叫他坐下来，细细地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“让我来讲几句话，”这时，张师傅又站了起来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本褪了色的红色小本子，翻到其中一页看着说：“羊长发，我是你的师傅，你的底我也最清楚。解放前，你一直失业，在马路上流浪、卖芦花扫帚；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介绍你到国棉一厂工作，进厂时，你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短夹袄，腰里还结了一根绳子，这些都是我来眼看到的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我替你排了一下，让大家来评评理，你究竟是不是王小二过年：你进厂不久，就从破茅棚搬进了曹阳新村的新工房，身上也穿起了‘三面新’的大棉袄。你过去是个穷光蛋，现在不但四季衣着齐全，手上还戴起了手表，上下班有了自备脚踏车。解放前，你穷得养不活老婆，老婆跟你离了婚，去年你又重新结了婚，而且老婆是用小汽车接回来的，场面相当阔气。再说你家里的新式床，梳妆台和衣箱等等家具，那一件不是进厂后

新买的呢？这不是你家生活一年好过一年的证据吗？你还血口喷人地喊王小二过年，这是什么思想在你脑子里作怪啊！我看你要好好地检查检查思想……”

“对，要他好好地检查检查思想！”

“叫他谈谈为什么要这样不凭良心地瞎讲！”

“……”

羊长发给大家取得哑口无言，心情越来越沉重，更加抬不起头来了。

登报以后

辩论会的第二天，上海的解放日报和劳动报，都以显著的地位登载了国棉一厂“王小二过年”的辩论消息。

说也凑巧，这天，羊长发的父亲羊太俊在朱家湾的一个工地上做临时工，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大家都照平常的习惯，坐在工地旁读报，羊太俊也靠在一旁听。读报的人高声地朗读者：“国棉一厂有个青年工人羊长发，他在……”羊太俊听了一怔，心里想：“咦！这不是我家大发子的名字吗？他怎么啦……大概是在生产上有了什么成绩了吧？”老人家虽然还是将信将疑的，但是心里已觉得乐滋滋的了。

羊太俊移动了一下身子，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兴奋心情，耐心地听着。但是，报上的语意却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：“……他在这次帮助党整风运动中，贴出了一张颠倒黑白的大字报，……并且受到了全厂职工的严厉驳斥和批判……”对一个爱子心切的老年人来说，这不能不是一种刺激，羊太俊脸上出现了一阵红，一阵白。他烦恼地在想：“我怎么生出这种不

争气的家伙来？”他慢慢地抬起了头，偷偷地向四周巡视了一下，幸好这些伙伴都是新搭班的，他们不知道羊长发就是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沒有碰到责难的眼光。

当天傍晚，一下班，羊太俊連手也沒有洗干净，就匆匆地赶了回去。

“爸爸”，羊长发早已回来，正在洗脚，他照例地招呼了刚进门的父亲。但他父亲并不理睬他，一屁股坐到椅子旁边的凳子上，划起了火柴就連口的抽烟。

“今天报上登的是你嗎？”羊太俊沉默了一会儿，語气沉重地問。

“是……的。”

“你……为什么要讲这种沒良心的話呢？”因为气急，老人家不得不頓了頓再說：“难道你把我們家过去穷得討飯的苦日子都忘光了嗎？”

這話开了头，老人家就象撫摸到創伤一样，陷入了长远的痛苦的回忆中。他叙述着过去苦难的经历，好象要把他自己一生所受的辛酸，全部灌进儿子的脑袋里去。他說：“你祖父替地主种田，苦了一輩子，結果是死了連口薄皮棺材也沒睡到，用芦席卷卷埋葬了的。1921年发大水，家乡的田地都給淹光了，我跟你奶奶不得不出外逃荒討飯，一路討到了上海。我很小就被生活逼迫得上街去拉黃包車，那种生活簡直是卖命！記得头一天拉車，我人生地不熟，一天只拉到十三个銅板，但交給老板的車租却要十七个銅板才行。我精疲力尽地拚了一天命，結果跟你媽俩还只好束紧褲带餓上一天！唉……”羊太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說了下去：“那时你媽也只好去

幫人家洗洗衣服，補補襪子，有時去做做接生婆，總之，為了不餓死，什麼事情都得拚命去干，干……。”

正談着，忽然有人在敲門。羊長發開門一看，原來是他的三叔羊太森。他三叔解放前本來是一個開電車的老工人，現在在他丈人的面鋪子裡做大司務。這天一清早，也在店裡聽人講到了報上登的羊長發的事，就特地在晚上抽空從南市趕了來，準備找羊長發談談。

羊太森一進門，沒等他二哥開口，就搶着問：“二哥，今天報上登的關於長發的事，你知道嗎？”這時，羊長發的妹妹倒來了一杯茶，羊太森也給老二遞去了一枝煙，老弟兄倆就一面抽煙，一面談論起來。

“是呵，我也正跟他談着這事哩！”

“這真不象話……”，羊太俊在回答了他弟弟以後，轉頭對着羊長發說：“……東洋人在上海的辰光，我們的日子是最苦的，你赤着腳，穿着短褲，不管起風下雪，成天地流浪在街頭叫賣掃帚，這些難道你也忘記了嗎？”

羊長發搖了搖頭，輕輕地回答：“沒，我沒有忘記。”

“那時我家三口，拚命地干啊，苦啊，結果還是連六谷粉也沒吃上。我看那時候才是真正的王小二哩！……長發，你講話是講錯了時刻啦！”

“你倒談談看”，羊太森接着問：“長發，你過去是個窮小子，根本不是什麼資本家，現在生活又的確比過去好得多，那你憑什麼說是一年不如一年呢？我看你的思想有了毛病啊……。”

兩個老人家痛苦的回憶，開始引起了羊長發內心的責難，

他有时搓两下大腿，有时搔搔头皮，默默无言。

这一晚，羊长发没能入睡。

第二天，羊长发从厂里下班回来，刚跨上楼，就听到他妹妹在厨房里叫喊：“阿哥，你这里有封信。”他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在上海农校读书的堂弟弟羊长智的来信。信中也责备他不该在脱离了苦难之后就忘记了救命恩人，并且要他回想一下：假使没有共产党，我们能有今天这样幸福自由的日子吗？还希望他能彻底地检查自己的思想。

羊长发拿了这封信，长久地呆在窗口。“真的是我错了吗？我错在那里呢？为什么大家都要我检查思想呢？……”一连串的问题，盘旋在他的脑海里。

开展展览会

单人宿舍的大礼堂门口，两旁排列的彩色绸旗，被风吹得沙沙地响。刚下夜班的工人，成群地涌进了这个新布置起来的展览馆。横挂在展览馆大门上面的一幅大红布上，写着“羊长发、李开展新旧社会生活对比展览会”的字样。两旁有一副对联，一边是“新旧对比，能叫忘本的人猛醒”，另一边是“反复回忆，能使迷途的人回头”。

当工会干部去向羊长发家里借用梳妆台和新旧衣服等实物，准备举办展览会时，羊长发同意了。但当工会派人请他在开幕前先去看看，提些意见时，他却怎么也不肯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。直到解放日报上登出了这个展览会开幕的消息，他才不放心起来。“如果有出入怎么办？究竟是怎样的展览会呢？”在中班放工后的一个下午，他并不告诉任何人，悄悄地随

着人群走进了会场。

羊长发一跨进门，就看到了他祖母和父亲在旧社会讨饭、拉黄包车以及他自己赤着脚沿街叫卖扫帚等苦难生活的连环图画，心里很难受。

“这里陈列的东西，都是从羊长发家里搬来的……”一个细小而尖锐的声音，吸引了许多参观的人去看那一堆实物。这



国棉一厂举办“羊长发、李开展新旧社会生活对比展览会”，这是羊长发解放前的家具、衣服。

个年轻的小姑娘是车间里的工人，她是来当讲解员的。她拿着一根竹枝，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件破衣服，对大家说：

“这件破烂的麻袋布夹

衫，就是羊长发的父亲在解放前拉黄包车时穿的，他父亲为了生活，终年赤着脚在马路上跑，拉了三十多年的黄包车。”接着她又指向另一边说：“同志们，请看这一边，这里放的脚踏车、手表、新式床、梳妆台、衣箱、毛货裤子、三面新的棉衣等等，都是羊长发在解放后，进了我们国棉一厂工作，一年一年添置起来的，这个铁的事实，证明了他的生活是一年比一年好的，而他却说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同志们，你们看

他說話凭不凭良心？”

羊长发虽然没有走过来，还是呆在那几幅連环图画前面。但是，他的心早已不在看画了。讲解員的这些話，象一根根的針，直鉆入

他的耳朵，刺痛着他的心。他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很快地在会场里兜了一圈，从出口处走了出来，坐在宿舍草地前的噴水池



羊长发发现的家具、衣服、自行車等。

旁，一个人苦苦地在自問：“該死，該死，我怎么会变成一个被大家指責的忘本的人呢？”他想到标語上“迷途”和“猛醒”的字眼，他也想到張金森和大家給他的批評和幫助，他开始冷靜地回忆着过去……

他想到他自己：“上海一解放，人民政府就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站。救济站每月发給我九十斤大米，这才使我們一家不再受飢挨餓。那时，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着共产党，所以主动积极地爭取替大家做事情。站里同志都称赞我，并吸收我参加救济站的工作。看到我年輕，要求进步，就介紹我到工人夜校去讀書。我現在所以能写信、看报，也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。

当时，我每天上学回家都要经过国棉一厂，很希望能在这个厂里当上一个工人。”他想到这里，好象手里的确还拿着1952年8月份劳动局发给他的介绍信一样，记起了当时全家无法形容的感激与喜悦来。他也清楚地记起了第一天跨进厂门、摸上机器的情景，和兴奋得晚上不能入睡，下定决心要在生产上做出成绩来的情况。“但是，我今天又怎么会这个样的呢？……”

他想到：“我被派在供应科当服务生的时候，每天天没亮，就赶到厂里做清洁工作：拖地板，揩桌子，抹玻璃，到处弄得清清爽爽。吃过中饭，别人都休息，我总不要休息，科长和大家都称赞我，我听了更有劲了。”他想到他批准入团时的激动，他更想到他在全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，积极地参加了青年节约队，带头清理仓库，收集废铁，大家为国家找回了价值三十一万元以上的可用机物料，在全厂团员大会上他得到公开表扬的荣誉。“但是，我怎会忘记了团的培养和教育呢？我怎么会全忘记了呢？……”

时间已过了六点，他才慢慢地起身回去。

追 根

到了家，他没有吃下几口饭，就上了床。

可是他无法入睡。他不断地在想，不断地责问自己。他想从回忆里找到根源，找到回答。

他想到在解放前，被叫进洋房或公馆里去卖扫帚的时候，看到那些豪华奢侈的生活时的心情，当时对那种生活很羡慕，总想：“我这个穷小子，那一天也能过过这种惬意的日子呢？”为了想过舒适的生活，他日以继夜地踏黄鱼车。但是，旧社会

給他的始終是吃不飽肚皮。

“……進廠後，我從草棚棚搬進了新造起來的單人宿舍。當時科里的天國裕和肖漢卿兩人都和我住在一起。他們兩人都單身住在上海，經濟比較寬裕，所以在下班後，經常跑館子去喝老酒。有一次剛拿到工鈔，一下班，天國裕和肖漢卿就來約我去‘小樂胃’，一上館子，他倆就是大盆燻魚、油爆蝦地大吃大喝起來，我雖也想吃，但在那時我還會很自然地想起家，想起苦難，想起父親和妹妹的生活，所以我只要了碗阳春面吃吃……”想到這裡，他也清楚地想起了天國裕和肖漢卿經常向他灌輸的“人生在世，享樂第一”的哲學。

他也想到領導上為了培養他，調他到驗貨室當驗貨員以後，他腦子裡資產階級思想滋長的情況。因為在這裡，他有更多的機會和那些資產階級分子接觸，也受到了更多的資產階級思想腐蝕。他想到：“……在這些老板、跑街當中，特別是一家梭子廠的青年跑街，綽號叫小四只眼的陳××，他一年四季西裝畢挺，派頭老大，他經常告訴我，干他們這一行外快最多，吃喝玩樂也最痛快……。那時，我的確已開始羨慕了他。”

他更想到1954年，有人給他介紹了女朋友以後的情況：“……她是一個愛打扮，喜歡白相的女人，當我請她看了兩次電影和幾次滑稽戲以後，有一次在公園裡，她向我提出了要買幾件衣料的事，我覺得經濟能力不夠，就回說慢慢地想辦法，但是自從那一次以後，她對我冷淡了，冷淡得甚至於不理我了……。這件事使我認為沒錢是吃不開的。”

他深深地記得：“上海剛解放時，人民解放軍睡馬路，穿草鞋，不拿人民一針一線的優良作風。我當時被這種作風鼓舞